

橙色浪漫小说系列

爱情挣扎

〔新西兰〕加兰 著
曾建华 游径海 译

AI QING
ZHENG ZHA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

情

挣

扎

〔新西兰〕加兰 著
曾建华 游径海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挣扎/(新西兰)加兰(Garland-C)著;曾建华、游径海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4

(橙色浪漫小说系列)

ISBN 7-5354-2169-5

I. 爱…

II. ①加…②曾…③游…

III. 长篇小说-新西兰-现代

IV. I 6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3460 号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2

版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5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I·1647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英俊潇洒、十分富有、众多年轻女子追求的牧场主贾拉与天生丽质的时装模特丝卡娅在爱海中纵情享乐，不知归途……爱的结晶促使二人仓促成婚。由于双方并不真正互相了解，又害怕失去对方，许多烦恼也随之产生，加之婴儿意外夭折，两人被迫在感情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几经周折，两人终于重返爱的海洋。

小说情节曲折动人，描写细腻传神，浪漫绮丽的情爱故事和多彩多姿的澳洲内地风情引人入胜。

本书三次荣登美国最畅销言情小说排行榜，同时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国出版。



第一章

一个骑士出现在远处的沙滩上，在由海面升起的薄雾中若隐若现，仿佛来自大海深处。

沙滩上远离潮水线的小沙丘上布满了白霜，不远处海浪轻抚着海滩又迅疾地退去，所到处激起阵阵水雾。透过薄雾依稀可见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

丝卡娅赤裸的双脚在暗色的沙滩边缘骤然站住，浅而透明的海浪轻盈地拍击着她的脚踝，打湿了她白色的衣裙，又略带歉意地迅速退去。她回头望去，只见到来时留下的两行歪歪斜斜的脚印，有些已被海浪抹去。

那匹马无声地朝她疾奔而来，转瞬间已不是晨雾中的一团阴影。骑马者身体稍稍前倾，所着褪色上衣的衣领随风摆动。他的脸部被牧人草帽宽大的边沿所遮盖，使他与身下的坐骑浑然一体——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危险的、力大无穷的怪物。

丝卡娅双手紧紧抓住裙子，转身欲逃。她能够听到自己沉闷的心跳声，抑或是疾奔而来的马蹄声？

马载着它的骑手愈来愈近，她已经能够看清马被汗水——或是海水——浸湿的光滑如缎的深褐色鬃毛。就



在骑马者勒住马缰、马的蹄子扬起一团沙子的同时，她感受到了一阵温暖怡人的气息，嗅到了一股油浸皮革的气味。

那匹骏马在清冽的空气中打了一个响鼻，喷出一团白色的雾气，长着长长睫毛的马眼中露出一弯月芽般的眼白。马将其瘦削傲慢的头扭向一边，引起一阵轻微的马具金属撞击声，紧接着，马强健有力的身体曲线展现在她的眼前，马发达的大腿与裹着它的马衣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至当它随着主人的命令而动作时，她都能察觉得到它肌肉的收缩。马和主人围着她打圈，溅起一阵阵水花。她身不由己地转动着身体，凝视着他们，松散头发飘舞开来，在落到肩上之前，有几绺头发挡住了她的视线。

“你想干什么？”她抬起下颏问道，全身神经都绷紧了。

“看你，”他的声音甜蜜多情，就像勃艮第葡萄酒，在她心里激发起一种陌生的、愉悦的情绪，“你真漂亮，有着子夜般漆黑的秀发，仲夏般明亮的眼睛。你一定习惯了被人欣赏。”他勒住了马缰，握住缰绳的双手被太阳晒得黝黑，粗壮有力，自如地控制着那匹暴烈的马。

她看着他一只手中握着的缰绳调换到另一只手中，然后稍微俯身将空着的一只手伸向她：“上来。”

丝卡娅觉得双脚已经冻得麻木了。她为什么一大早就赤着双脚，穿着单薄的白色衣裙在大海边散步？这可是冬季啊。她摇了摇头，双手紧抱在胸前。又一个海浪漫过了她的双脚，水比空气温暖，但她仍然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你很冷，”他说道，“让我来温暖你。”

她将双眼紧闭。“哦，”她柔声问道，“你能使我感到温暖吗？”

“我保证能。”

她睁开双眼，看见他伸出的手仍然停留在原处未动。她靠近一步，伸出自己的手，被他那强有力的手指攥住了。

他将她的身子拉近，说道：“把你的脚放到我的脚上。”

她的脚掌心感觉到他穿的皮靴光滑而坚硬。他将她拥在胸前，使她斜身而坐，将她的两条腿放在他的大腿上。

马不安地动了一下，他松开她的手去照顾马匹。她将双手围住他的腰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感觉到他的身体犹如磐石般坚硬，并闻到了一股海水和泥土的混合气息。

他使马安静下来，将缰绳又握在了一只手中，另一只胳膊紧紧拥住了丝卡娅，下巴轻轻地掠过了她的鬓角。

丝卡娅将脸颊偎住他的肩胛，隔着衣服感受着他那男性肌肤的热气和活力，心里腾起一股强烈的欲望。

他将手指插入她的头发中，抚摸着她那漆黑如缎的秀发，向下轻扯，直至她仰头望着他的脸。

在宽檐草帽的遮掩下，只见他的双眉既直且黑，两眼如桉树叶般灰绿，在晨光的微熏中泛着银色的光泽；帽檐下露出的头发如马的鬃毛呈深褐色，笔挺的鼻子犹如出自古罗马雕塑家之手。在他绷紧的双颊上依稀可见



络腮胡子的根茬，而他的嘴唇分明就是雕塑家的杰作——充满男性的诱惑力，既威武有力，又风情万种，甚或掺杂着些许幽默。但他棱角分明的下巴却如大理石般坚硬，显露出男性充分的权威，毫无妥协的意味。

“你来这里干什么？”她问道，语气中略带着一丝疑惑。

他那泛着银色的目光直视她那深蓝色双眸的深处，她的双唇感受到了他呼吸的轻拂。他双眼低垂，厚重的睫毛藏匿了他望着她微启朱唇时的惊喜。突然，宽边牧人草帽的阴影将两人紧紧罩住，他的一只有力的胳膊紧箍住她的腰，将她更紧地抱在了怀中。他将嘴唇紧贴住她的耳垂，说道：“我来接你回家。”

她与他扭打起来……

丝卡娅从梦中惊醒过来，疲惫地躺在凌乱不堪的被褥里，惊恐地喘着粗气。床单被她蹬离了褥垫，她的双脚感到一阵冰凉。

她整理了一下毛毯，将双脚盖在里面，侧身向窗外望去，使劲睁大双眼以驱去萦绕于头脑中的梦魇。

她所住别墅的两间卧房和大客厅都面向大海，厨房、洗衣间和浴室则朝向另一侧的道路。每天晚上在熄灯就寝之前她都要拉开窗帘，以便她早上醒来时能见到海面上升起的朝阳。

波澜起伏的大海上方的积云泛着橘红色的光芒，在黎明的微熹中水面上飘动着的雾霭使水天混为一体。

她的腰肢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只强有力的胳膊将其拥向强壮男性躯体的压力，她的乳房仍然能够感触到挤压



在他身体上时的震颤，她的双唇依旧残留着他的嘴唇掠过时的热力。

她心里感到一阵烦躁，猛然扭动身子坐了起来，闭上双眼将头放在屈起的双膝间，脸颊紧贴住毛茸茸的毯子。

这使她回想起一个未刮过的下巴摩擦她的肌肤时的感觉，想起骑士有力的搂抱。她的大腿又有了坐在屈起的男性大腿肌肉上的那种撩人感受，想起了那个她双臂环抱过的男性身体，以及她的双手撩起他的衬衣抚摸他的后背时的那种触觉，那种温暖……

她猛地睁开双眼。一场美梦？真是无聊透顶！这种情景就像是那些推销洗发精的慢动作的商业广告，目的不过是想激发起女性深藏于心间的性狂想情结。她拍过太多的此类广告，这一回却反受其害了。

她掀开毛毯下了床，全然不顾寒冷，在她穿着拉绒棉布睡衣下的肌肤上立即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在浴室里，她朝自己的脸上擦了几把冷水，再将脸擦干。返回卧房，她脱下睡衣，穿上运动裤、汗衫和一双厚袜子，从梳妆台上拿起一把梳子在头上随意梳了几下，然后用松紧带将厚黑光亮的头发束在了脑后。

她穿着拖鞋走进了那间宽大的、镶有护墙板的客厅。

她的一双沾满沙子的旅行鞋放在玻璃推拉门外宽大的平台上。她推开门，穿上鞋子，恨恨地系上鞋带。赤脚和白色衣裙只适宜于梦境。

她在宽大的木台阶顶层站了一会儿，吸了几口清晨爽人的空气。晨雾正在逐渐退去，眼前正逐步显露出一



望无垠的蓝色的太平洋洋面。在新西兰东海岸与南美洲遥远的海岸之间横亘着一片汪洋，而地平线在这里呈现出一百八十度的夹角。

她走过前滩时，羽毛状的趾头草和干枯无色的三齿稗仍然散发着清晨的气息。当她朝潮水线下方坚实的沙层跑去时，覆盖着一层晨霜的沙滩在她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她转身开始了每天必做的两英里沙滩漫步，呼出的气息在她面前形成一团团的白雾。

沙滩上方低矮的堤岸上建有一排房子，在其后上方淡色的天幕中仍然悬挂着一颗即将逝去的晨星。虽然天色尚早，但沙滩上已留下了人的足迹和一条壮硕大狗的蹄印，并有一道摩托车驰过的轮迹。

在每年的这个季节里，这里的大部分房子都空闲着，经常只有丝卡娅一人孤零零地徜徉在海滩上。但也有些业余捕鱼者头天在海里下网，第二天清晨来检查战果。

她侧身躲过一股海浪。海浪与干燥的沙子相触生成一层白色的泡沫，在她双脚间激起一阵水花。

突然，她看到了马蹄印——十分清晰——来自潮水线下方，仿佛这匹看不见的马真的来自海底。她猛然收住脚，满腹狐疑地盯着它看了几秒钟，然后摇了摇头，对自己愚蠢的想象力表示不满。

那么是否是有人骑马沿沙滩而来呢？这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能是她在下意识中听到了马蹄声，从而做了那个梦。

“你还好吗，丝卡娅？”



“我很好，妈妈。”丝卡娅有意识地松了松紧握话筒的手，极力掩饰住不耐烦的语气。她坐在壁挂式电话机下方的凳子上，极力使自己怦怦剧烈跳动的心平静下来。“一切都好，”她回答道。

“你在那儿都做些什么呢？”杰纳妮·泰勒不无担忧地问道，“你真的不需要我过来陪陪你吗？”

“谢谢你，不用了。”丝卡娅一口回绝道，“真的，一个人独处一段时间对我有好处。我……我正在恢复。”她希望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能如此。是的，她正在恢复，她这样告诫着自己。“我在锻炼身体，”她说道，“享受海滩生活。”

“在冬天里？”杰纳妮怀疑地问道：“你不会在海里游泳吧？”

丝卡娅笑了一声，语气听上去已近乎自然了：“没有，我没有游泳。”她曾经动过下海畅游的念头，纵身于冬天的大海之中，感受海浪的冲击，使自己的身体变得麻木，就像她那已麻木不仁的情感一样。但某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告诫她：一旦她将自己投入大海那冰冷的、毫无人情味的怀抱，她就可能再也没有离开它的毅力了。

“我真希望你当时能留在奥克兰，让我们能够照顾你。”她母亲说道。

丝卡娅自己也曾想在奥克兰与他们呆在一起，但却感到窒息和厌烦。这没有用。她将一只脚蜷缩到椅子上，用一只手握住运动裤下摆束紧带下的脚踝，将头垂了下去。“我知道，”她柔声说道，“但那并不是我所需要的。”



“你能确信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人孤独地呆在一个地方吗？”杰纳妮径直地问道，“你心里明白，你并不是惟一个感到悲伤的人。”

丝卡娅闭上了双眼，只感到喉咙一阵发紧，说不出话来。

“丝卡娅？亲爱的，我并不想使你伤心，相信我——我知道你受的伤害已经够大了。我也不想干涉你的生活，但在在我看来——”

“妈妈，不要说了！”丝卡娅打断道，“求求你。我知道你一直想帮我，但是……没有人能帮我。”

“你的境况不好，”她母亲呜咽地说道，“如果你能让我们——”

“我会的，”丝卡娅咬紧了牙关，“我只不过是还有点心情不好而已。这很自然，不是吗？”

“是，当然。”她母亲答道，“你……你收到贾拉的信了吗？”

丝卡娅咽下一口唾沫：“收到了。”但是她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虽然在此之前他的来信一向很准时。“是的，他……一直在保持联系。”刚才当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时，她以为是他打来的电话，这就是她的心脏急骤跳动，握话筒的手掌布满汗水的原因。

杰纳妮沉默了一会，这种沉默中充满了焦虑的意味。“好吧，你父亲要我代他向你问好。如果你需要些什么，或是我们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你会告诉我们的，是吧？”

“是的，”丝卡娅答道，“你们已经为我做得够多的了。”



他们爱她，为使她能够再次幸福，他们会为她做任何事情——但她在生活中所失去的，任何人都无法补偿给她。

挂上电话后，她用双手捂住脸，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咬紧嘴唇，朝天花板盯了几秒钟。最后，她挺了挺腰，朝客厅内通向地下室的楼梯走去。

她每天两次在地下室里的健身器具上做健身运动。丝卡娅从来没有真正喜欢上健身运动，但长期以来，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这已成为她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那种不费心思的、极度机械累人的身体运动正是现在她所需要的。

她的父亲下决心买下海边的这处房产，部分原因是出于投资上的考虑，部分原因是当他从海外回来度假时，可以在这里与家人团聚小憩。她父亲是新西兰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在新西兰驻外使馆中担任过一些低级职务。

在这栋别墅里，她父亲经常穿着短裤，光着双脚，白天喜欢在海边钓鱼，而她的母亲则坐在沙滩上的遮阳伞下画着素描，或是将画架和各色颜料放在客厅的玻璃门旁，忙里忙外地准备一顿快餐。

当他们逐渐长大，丝卡娅和她的弟弟学会了自己照料自己。马克十五六岁时对烹饪产生了兴趣，现在已是伦敦一家餐厅里一位小有名气的厨师。

她的父母曾谈论到退休后就住在海滨的这所房子里，而当他们真的提前退休，在这里仅仅住了九个月后，就不得不承认这儿太寂静偏僻，不适宜于长期居住。杰纳妮常想念艺术画廊，迈克尔则割舍不下剧院。



他们另在奥克兰买下一栋房子居住，将海滨这所房子作为度假的别墅，夏天则将其租出去。

丝卡娅感到双腿肌肉酸疼，她将双脚向上抬健身器，小肚肌肉随之绷紧，汗水浸湿了她的前额和上唇。她想起了数月以来坚持不懈所作的其他运动，狠狠地摇了摇头以便摆脱记忆的纠缠。向上抬，用力，集中精力。

大约一个小时候，她拾起一条毛巾擦去脸上的汗珠，然后做了几下轻缓的身体伸展运动。将毛巾搭在双肩上，她朝旁边的浴室走去。

十分钟后，她揉去用洗发液洗过的头发上的水，披上一件毛巾睡袍，将换下的衣服丢在洗衣机旁的篮子中，然后上楼。

她正朝卧房走去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朝向道路一边的木门。

丝卡娅一下子愣住了，下意识地将睡袍的边缘处交替拉紧。如果她不做声，装着房子里没有人，那么无论是谁在敲门，可能都会走开。

敲门声再一次响起——这一次声音更大，敲门人态度更坚决。

可能是商品推销员或拉选票者。只要她不出声，他就不会知道房内有人。她走进卧房，将门虚掩上，从壁橱的抽屉里拿出一副海军裹腿和一件松软的米色羊毛紧身上衣。此时，她听到敲门者走下台阶，向铺满白浮石的停车场走去。

然后，她清晰无误地听见了侧门打开又关上的“卡嗒”声，听到一个人的脚踏在铺满碎贝壳小道上的“嘎



吱”声，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直。

这个不受欢迎的光顾者很可能是一个专寻空室行窃的小偷。这里是度假胜地，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众多的房屋中只是零星地住着一些散户，小偷经常寻找这种地方作案。

此时户外的晨霜已经消去，天空变得清澈，阳光普照着大地，窗外蔚蓝色的大海上涌起阵阵白浪。她昨天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后一直让客厅的玻璃滑门敞开着，以便让带有咸味的海风吹拂进来，这可能使小偷误认为房主人已外出散步而趁机溜进来。

丝卡娅迅速拉开卧房的门，疾步穿过客厅。

她紧抓住门的把手，正准备将门拉上，这时一个男子魁梧的身影转过墙角，三步并作两步地跨上台阶，来到露天平台上。

她手中还握着被太阳照暖的金属门把手，而入侵者已逼到了面前。

他身穿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灰色起斑点的羊毛套衫。衣服的颜色使他淡色的眼睛变深，犹如遭受台风侵袭的海洋。

“你不开门，”他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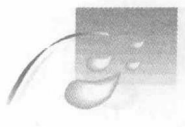
“我……正在洗澡。”

他仔细地打量着她：湿漉漉的头发胡乱地纠缠在一起，苍白的椭圆形脸蛋上没有任何化妆的痕迹，匆忙掩上的睡袍缝隙处露出了乳房间白皙嫩滑的皮肤。他又将目光移至她的脸上，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而这正是她心中所惧怕的。“你好吗，丝卡娅？”他问道，低沉沙哑的嗓音中略带一丝粗鲁的味道。



“很好。你……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贾拉答道：“我来接你回家。”



第二章

丝卡娅自从第一次见到贾拉·凯尼，就知道他是一个不可与之玩感情游戏的男人。

这并不是说她有利用男人然后将其抛弃的习性——事实正相反。有几次，她被旁人在身后称为冰雪皇后，有时别人当着她的面也如此称呼她。虽然她的古典美人般的容貌，苗条而又不失女性曲线美的身材和修长、充满青春活力的双腿倾倒了无数男人，然而她却高山仰止，尽力保持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她身体也不是没有性的欲求，只是她十分在意性爱的归宿。直至那天晚上之前，她都没有真正为自己用理性压抑性欲而懊悔过。

他们是在悉尼的一次慈善舞会上邂逅的。即使身着正式的晚礼服，贾拉身上也不容置疑地带有常年从事户外工作的痕迹。他的棕褐色的皮肤是户外阳光照射的结果，绝非人造太阳装置的效果所能比拟。他走路的方式——自信的大跨步是生活在澳大利亚内地那广阔无垠空间的人所独具的。他那慑人心魄的具有桉树叶般光泽的眼睛在棕褐色肤色的衬托下，显得异常明亮，除非有一